

介庵經說

介菴經說卷之六

禮記

大小戴

后倉傳禮作曲禮記數萬言以授二戴二戴各采取古籍說之
廷君傳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次君傳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是
也此皆在宣帝之世漢儒如馬融盧植鄭康成皆嘗注小戴記
而大戴之學遂微魏晉以降或止傳三十九篇故晉陳劭周官
論序曰戴德刪古記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禮
爲四十九篇

見經通釋文

隋書經籍志從其說謂劉向別錄古記合

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
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
合四十九篇鄭元爲之注釋文又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
與禮記同此不可謂之小戴記淇案二戴記禮並在劉向校書
前別錄之四十九篇實卽小戴記偶未標題姓氏耳別錄成于
漢哀帝之世戴氏在甘露間已竝爲博士論于石渠則延君無
從刪劉氏之書次君亦必非刪延君之記且二書之同者如投
壺哀公問並不在逸篇中其逸篇如王度記見曲禮正義辨名記見魏
風詩謚法篇見沈約謚法序及通典通志玉海禘于太廟篇見少牢饋食疏及經疏史
注所引大戴逸文竟絕無與小戴同者則大戴記之逸篇四十

六非即小戴記可知別錄之篇次既與小戴記同橋仁親受業

于次君漢書稱其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成帝時為大鴻臚

見後

書橋元傳則月令樂記等篇非馬氏所附益甚著論序釋文忘其世

次之後先隋書又附會陳說未之考耳

曹褒傳慶氏禮亦四十九篇

大戴授琅邪徐良游卿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俱家世傳業

前見

漢書儒林傳

後書稱橋著章句四十九篇至漢魏之際尤盛大戴之

學無表見者劉熙謚法注三卷隋書經籍志附于大戴記下蓋

謚法本大戴記中篇名劉氏嘗注此一篇耳

白虎通引禮記謚法即大戴記之逸

文後北周盧辨景宣始注大戴記亦未能詳備明人朱氏授經

圖焦氏經籍志皆有大戴禮橋記八卷注云橋仁著此因橋元

傳誤謂仁從同郡戴德學故附會為此實偽書也

漢以來書目不載季

卿止從次君學未嘗從延君學橋元傳德字乃聖之誤耳大戴

原書八十五篇晉代已殘缺據陳劭之說是晉時傳三十六篇

據隋書之說是隋時傳三十九篇史記索隱云存三十八篇韓

元吉序引崇文總目云存十卷三十五篇玉海引總目云一本

作三十三篇又引書目云存四十篇其篇始三十九

此是中興書目郡

齊讀書志云十三卷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

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漢家郡齋之說卷數

與隋唐書合

今所傳崇文總目亦云大戴禮記十三卷

篇次之缺與書目韓序皆合

即今之傳本也然玉藻疏稱五經異義引此書明堂篇說謂之

盛德記是此書止傳三十九篇後人誤分盛德記爲二篇也且

詩禮正義文選注漢書注通典通志所引大戴記文如王度記

辨名記三正記

儀禮疏引大戴禮云卿大夫之簪五尺據白虎通引三正記文同此

謚法篇祭法

篇皮日休有補大戴禮記祭法篇文

禘于太廟篇及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

生武王發等文今本皆不載豈隋唐時篇之殘缺者猶傳于世

而可舉歟抑古本文多于此後因殘脫乃多分其目當之歟詩

正義曰大戴禮記殘缺之書文多假託是古人嘗疑之矣今考

其書多與古籍同文其言醇而不駁韓序稱其探索陰陽窮析

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蓋信乎有

不可沒者此古人所以列之爲十四經歟

軍行不爲陣

行前朱雀二句注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鄭君之義讀行爲行列之行蓋前有水五句是言軍之行走此以下言陳之行列也疏亦以此爲行走非是軍之行走整師前進而已不得作陣橫行又安得曰進退有度乎朱雀元武青龍白虎在天爲四象在物爲四靈朱雀鳳屬于星宿曰鶉禽經云赤鳳謂之鶉是也于章服曰鷩說文云鷩鷩鷩也郭璞上林賦注云鷩鷩似鳳有光采是也白虎麟屬卽騶虞詩箋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是也四靈爲軍陳始于黃帝握奇經之飛龍翔鳥虎翼蛇蟠與天地風雲並爲八陣又合前衝後衝并爲四陣卽此象也去蛇取

龜者天龜天蛇皆北方元武之宿名其實一也疏引三禮義宗
又謂此軍行所置旌旗卽考工記之龍旂九旂鳥旗七旂熊旗
六旂龜蛇四旂是也其說亦通然軍行以次而進有前後無左
右左傳謂楚之軍行左轅右追尋此車下徒卒擁衛于左右者
非一軍在左一軍在右也傳言左拒右拒左角右角左孟右孟
皆是戰與田獵時之陣名與軍行無涉招搖在上上指中軍而
言卽主兵者之麾是也在禮爲諸侯之建常在傳若晉之大旆
鄭之螭弧皆是

謚諱

殷人尙質諱無聞瞿父之鼎祖乙之尊皆直書名號周人以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于是作謚法以爲易名之典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一生之行皆著以一字無濫及也衛有廢聖武公
貞惠文子一人而兼三謚北宮之貞生而賜謚則謚法實壞于
衛貞定王以後周與列國之君多兼二謚非古法矣諱名之禮
見于記傳者最詳古法臨文不諱故克昌駿發載于周詩後代
諛諛古禮盡廢始而諱正名後則諱貳名諱嫌名且諱小名小
字矣始而爲君諱後則爲后諱爲太子諱爲內戚諱且爲執政
者諱矣陳恒易爲田常荀勗易爲孫奭金櫻山藥野雞蜂糖名
號屢更幾失其本甚則許堅常山異代之人猶爲前朝避諱此
古人所以譏無喪而右拱也

謚法

謚法本周書篇名自周公制謚作此一篇垂憲于後漢魏以來
悉損益而遵用之兩晉以前言謚法者十一家世本竹書大戴
禮今文尙書白虎通廣謚獨斷劉熙乘輿春秋帝王世紀是也
實皆本于周書沈約謚例序謂大戴禮及世本謚法約時已亡
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謚法廣謚舊文以乘輿世紀之異者爲
書見玉海是隱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謂賀琛謚法四卷取周
公舊謚及沈約所廣曰新謚者琛所增也則賀氏又正取二家
蘇氏承詔編定謚法于晉以前取周公春秋廣謚三家益以沈
約賀琛扈蒙爲六家謚法于古法蓋多所損益矣今案周公謚

法雖見周書已爲後人所亂故因學紀聞所載與今本之文迥殊蘇氏亦謂周公少書反取賈臻新法而載之戴記春秋此篇雖佚白虎通引禮記謚法六條通鑑唐紀注引禮記謚法一條有堯舜二謚馬融書注亦稱之馬注又云俗儒以湯爲謚以禹爲名然皆不在謚法蓋漢時戴記列于學宮故經傳可取以爲訓湯與桀紂三謚乃廣謚所增不見于戴記故斥曰俗儒也後獨斷取桀紂釋例取湯故路史云杜預取周書謚法納之釋例增之以湯世謂之春秋謚法卽今史記正義所載者是已正義自云通鑑周書其實是春秋謚法史記集解引禹爲謚其乘與世紀之說數

檀弓經文注疏之謾

檀弓文極簡古生動而語事多詳史記卷六十五世家曰文王廟而
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旣已前卒矣帝王世紀亦有紂烹伯邑
考釋文王子受里之說是文王由邑有卒乃曰武王非舍之也
董子春秋繁露謂虞禮殷禮夫婦別葬夏禮周禮夫婦合葬則
祔不始于周公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孔子伯魚子思
大聖賢也觀于子而妻可知何再世出妻之有且禮果爲嫁母
無服四方子子思何觀禮旣爲出母服期豈子思敢改易王制
至天子適楚之年去失司冠甚遽安得合爲一事先之以子夏
申之以冉有是子思慮楚之不容而先以二子游說之矣此豈聖
人之行

檀弓注疏解孔子少孤葬葬者梧等節最謬者古之喪禮殯與葬異柩在家而攢塗焉爲殯禮未能備而權殯于外亦爲殯土喪禮曰掘堊見衽逸周書曰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殯于岐周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是也釋名殯作殯訓爲假葬蓋葬則不可移易殯與殯待成禮而葬之之謂也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本是一句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卽孔子訪問于人而人之告孔子者如是其慎也蓋殯也慎讀如字蓋者疑詞此言孔子知父墓在五父之衢而不知是殯是葬心疑是殯訪問于人人皆以爲葬故再三審慎疑而不決及問于郈人曼父之母乃實知五父之墓是殯非葬然後移父之柩與母合葬于

防此節本如此解說注承史遷之謬乃曲爲之辭以侮毀先聖
孔疏不能正其誤從而疏之此校左傳杜注罪孔父不能治其
閨門之疏尤爲紕繆孔于處者爲劉氏傳文罪劉炫于已之遠
祖數自譏訐今孔子者伊何人歟舜葬蒼梧一節此見古禮之
不耐耳注據淮南子說謂舜征三苗而死又謂舜不告而取不
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案
虞書曰陟方乃死史記解陟方爲南巡狩無征三苗事也尸子
曰妻之以嬪媵之以娥列女傳曰舜旣升爲天子娥皇爲后竹
書紀年曰帝舜三十年葬后育于渭漢書地理志曰陳倉有舜
妻盲冢祠育盲卽皇字之訛形聲之誤也皇王后辟皆君稱也

娥爲女君故曰娥皇卽后爲正妃之謂已據此則舜立正妃娥

瑩未嘗葬于湘水甚明

女瑩之墓在商詳見路史發揮

注疏據秦博士之誣說

及王逸之楚詞注以曲證經文殊乖理義

三妃之說路史嘗辨之少孤一節而鄭孫

夔孫遠人作檀弓論文嘗辨之

王制記四代之禮

漢文帝命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

見史記封禪書

據劉向七錄有本

制兵制服制等名今爲一篇實兼記四代之禮如五載巡狩取

于虞夏三監春祠取于殷商皆非周制也白虎通及鄭志謂唐

虞五年一巡狩商六年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夏亦五年一

巡狩則五年巡狩爲夏以前之制甚明方伯之國有三監惟武

王克商後行於祿父之封後周公佐成王制禮遂無此制則三
監之設爲武王初因商政可知周官爾雅皆謂春祠夏禘秋嘗
冬烝此周禮也商之那頌應之祭統皆言嘗祭有樂而郊特牲
祭義謂春禘秋嘗禘有樂而嘗無樂以商周之嘗有樂證之則
春禘秋嘗爲夏以前之禮甚明以夏之春祭爲禘周之春祭爲
祠證之則此之春祠夏禘爲商禮又明矣

廟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禮也殷以前無昭
穆之名亦無唐虞夏殷七廟之說禮器曾子問穀梁傳皆謂天
子七廟祭義及喪服小記皆謂天子五廟

今祭義無此語
見章元成傳

蕭望

之劉向諸儒石渠奏議謂古皆五廟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
後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及班固賈逵白虎觀通義盧植禮記注
其說盡同惟王舜劉歆獨主七廟之說謂宗不在此數中班彪
疑之此兩漢以來廟議之不同也鄭君注禮別據緯說謂夏五
廟殷六廟周七廟唐虞亦五廟晉王肅作聖證論及偽家語以
駁之仍主劉歆之說而以喪服小記之言爲妄馬昭據周禮守
祧奄八人及曾子問七廟無虛主之說以難王唐初岑文本等
又據商書七世之廟及荀子有天下者事七世之說以議鄭孔
穎達書禮正義各隨傳注解之無所專適淇案古之禮制至周
纂詳天子七廟曰是周禮商以前不必然也岑氏取商書爲證

似有確憑然書之出于東晉者未見必是真古文使果卽孔安國所傳劉向校書天祿閣親見之以校歐陽夏侯三家脫異七百數十何以石渠之議不引以作證舊謂賈逵傳古文尙書者也白虎之役何亦未聞稱此若謂一人主五廟之說者故畧而不言如劉歆王肅一欲建立古文尙書一則竊見古文孔傳且皆主七廟之說而力斥衆議者也何以建廟之議博引諸書竟未及此聖證論極與鄭爲難甚至僞撰家語廟制篇陰爲之證使書果有此王肅肯遺而不取必待岑氏始發其覆乎呂覽務本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然則商以前止五世與祭義小記之說實符初無所謂七世之廟也

晉初人附會當時之制改易自覽之文始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時張髦解禋于六宗亦謂是虞廟之三昭三穆此與王肅之偽家語實同皆不足爲證據者也雖然周初七廟合姜嫄廟爲八故守祧奄八人因止有此數也自此以後至恭王孝王宗祀皆無別廟夷厲而降文武不得在三昭三穆之中始別爲世室祀之此時自應增守祧二人是周之廟祀實及高祖之祖父也七廟七尸乃據廟之正數及四時之常祭言之非言祫禘及夷厲以後之制矣三昭三穆及無親之祖者卽周公達孝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之義此爲周制無疑荀子周末人亦據周制而言其理耳

元士之地視附庸方伯湯沐之邑視元士

元士附庸皆有三等注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疏引周官注云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案春秋經傳言附庸受地之制字者方三千畝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今日元士視附庸卽視此三等矣方伯湯沐之邑視元士者邑之大小亦有三等也疏引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者始有之其餘則否許慎五經異義從左氏說謂諸侯皆有邑周千八百諸侯蓋京師之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何休公羊傳注則云邑是四井之邑愚案此王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

則非方伯無邑可知方伯不必皆公侯故邑有大小此猶之諸侯之采地也尚書大傳言諸侯采地之制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是湯沐之邑及采地皆分三等矣何氏以邑爲四井之邑非是采地受于出封之前魯之周燕之召衛之康滕之錯是也諸侯雖有罪削國其采地不黜所謂有采地以處其子孫也湯沐之邑受于有公之後魯之許田鄭之祔田衛之有閭相土之東都是也此惟方伯有之所謂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也

書禮月令之異

周書時訓月令一篇本于夏小正管子幼官圖呂覽十二紀本

于周書淮南子時則訓亦本周書而強半取于呂覽今之禮記月令篇則全從呂覽鈔合而成非周書之舊矣書序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今周月時訓一篇見存漢唐後字多舛誤如昏昴畢見見乃中字之訛周正歲道道乃首字之訛太平御覽埤雅等書引時訓之文與今本周書亦多差異其月

令篇已亡漢初禮家采之屬明堂記隋唐時亦嘗專行北宋猶

有傳者故當時周書七十一篇存其目省其文

猶今之大學中庸世已專行陳

注小戴禮記乃止存其目

世遂罕有見者崇文總目歲時類有周書月令一

卷下書闕字蓋宋之南遷此篇乃真亡佚矣漢馬融謂月令是周公作此謂周書之月令也鄭康成謂月令是呂不韋作此謂

禮記之月令也知之者馬氏並見二書鄭嘗受學于馬故言之
鑒然何晏論語集解引馬注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
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
槐檀之火今禮記月令篇無此語管子淮南子則易其文存其
義此周書月令之異于禮記者一證也說文引月令曰腐艸爲
蠹今呂覽禮記皆作爲螢此二證也郭璞子虛賦注引月令曰
命榜人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亦引云榜舫人習水者也說文舫
部亦引
舫人習水
者五字書鈔御覽所引乃禮家傳說呂氏則易榜人爲舟牧
小戴從之此三證也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曰三日粦臚今呂
覽戴記皆無此文此周書之異于禮記者四證也且成周之時

冬至日在女宿二度春秋時冬至日在牽牛周末秦初冬至日在斗之二十二周書月令仲冬之中氣日當在女今禮記月令云仲冬之月日在斗其昏旦之星與成周尤不合可知禮記此篇實是呂氏撫取周書依次分列易以當時之天象參以古今之制令小戴取之入于禮記耳蔡邕王肅謂此篇即周公所作實未足取審今考篇中凡日躔所在及昏旦中星多是秦象而尙有不合者後人不能正其誤反以月氣之說彌縫之殊亦舛誤

如房星之初至尾星之末止二十八度季秋日在房何以孟冬日尙在尾

案古經凡言日在某星及云某星中者止以紀一日不以統一月所紀之日多是中氣朔氣如左傳之日在尾日在北陸

在尾謂春秋時孟冬朔日在北陸謂虞夏時冬至之日北

陸者

書之星虛星昴夏小正之火中參中皆是

書星虛謂秋分日星昴謂冬至

日火中謂夏至日昏參中謂立春日旦參中謂立秋日

凡言星見旦中朝覲皆是紀月之

朔氣凡言星伏昏中昏正皆是紀月之中氣絕無有錯亂淆混

者觀夏小正及左傳可見

小正之八月十月文有錯簡餘皆不誤左傳之龍見而雩誤以昏中作見

餘亦不誤惟月令不合古法合

周公之月令當止紀斗建及星之昏旦見伏法

與夏小正同蓋斗建統著四時之象又以昏星紀中氣旦星紀

朔氣其象自昭著無遺日躔必晝夜移一度盡一月之氣共移

三十度有奇安得僅以一星爲紀呂不韋竊左傳之說改周公

之書

如云孟冬日在尾旦七星中此即左傳十月朔旦鶉火中之說也此乃左氏之誤

戴聖賈逵蔡邕

皆從呂說誤矣

唐虞二代星度通考

黃帝及顓
秦天象附

宿星之分度始見淮南子及漢書天文志

經傳止有星名次
舍其度數未詳

斗

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

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街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

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

箕十一後書唯危壁互差一度

危十六
壁十

此赤道之度也

後漢賈
逵始上

傳安黃
道度

此卽商周之遺法甘石諸人所傳漢魏以來遵用者以

此星度依竹書長曆推歷代之歲差則堯初冬至日在虛七舜
時在虛五夏啟在虛四商初在女十周初在女二秦并天下在
斗之二十三國語謂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左傳謂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

至十二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杜預長麻謂此年閏十月僧一二月大誤閏月無中氣

行謂湯之伐桀日與歲星合于房又曰秦初日應在斗二十三

度元金燧明華湘謂堯初冬至日在虛七皆依此數也然經傳

所記星名班劉所記星度與商周之法合矣與昏旦距午中之

古法則不合與堯典夏小正之說則尤不合蓋虞夏以前二分

晝夜皆五十刻無日入三商為昏之說亦無五刻裨晝之說也

堯時之象詳見史記律書角亢氐三宿當辰宮房心尾三宿當

卯宮箕星自為一次當寅宮建牛二宿當丑宮女虛二宿當子

宮危室壁三宿當亥宮奎婁胃三宿當戌宮留

詩書之易濁二皆填留

宿當酉宮參到二宿當申宮

初謂參前之鉞星故律書云北至于參天官書謂到即參星下股間

之鉞星非是

狼弧二宿當未宮注張星三宿當午宮翼軫二宿當巳

宮此十二宮之宿皆截然整齊即堯建人統序星辰之遺法與三代之星度皆殊依此推之虛宿十六度女宿十四度故堯典律書皆謂冬至在虛易緯乾鑿度一行大衍歷謂堯時冬至在虛一也夏后氏之世據夏曆小正及左氏內外傳以房初中大火之次以鞠星居虛室之間以壁三當降婁之初以參宿居未申之界以南門織女爲列宿謂仲康五年九月日食于房此星名星度較之前後皆殊其昏旦之載于小正者全是古法蓋此卽夏后一代之制也商周以後凡經傳所記昏旦之星皆去日

較遠是日入三商五刻裨畫之法商周實用之此猶虞夏以前以正月朔旦立春爲元首成湯以後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也蓋唐虞三代用法不同有如是矣禮記月令一篇依班劉所記星度以五刻裨畫推其昏旦之中星而仲秋孟冬旦星猶不合此因呂氏取周公月令分冠其書乃雜取異代星名周末天象以改易之故建斗並記弧井同篇錯亂紛靡不足依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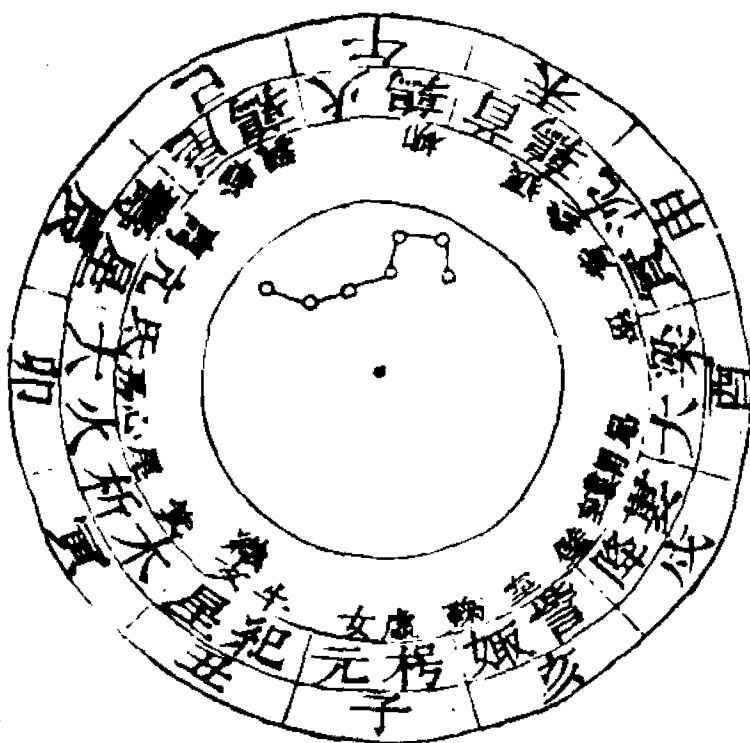
如孟冬之旦七星中卽因左傳鞏火中之說而誤者

帝堯以前之星度經傳無徵漢魏氏周易參同契嘗言之其詞曰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五并危一兮都集歸一所

又曰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
精于子此以班劉所傳星度推之在堯前二百餘年以律書
所傳星象推之在堯前千餘年魏氏以伏羲之易傳黃老之
學所言實黃帝時天罡建之象也故其言曰二月榆落魁
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天罡卽斗魁之異名唐書謂之
魁罡考自李唐以前房宿無五六度者與昴七亦不冲對則
此爲堯以前天統之象甚明漢魏以後唐及兩宋元明皆改
訂星度 本朝初以觜參易位觜爲十二度與帝堯時星張
易位之制同後仍以觜一居前參十一居後列宿之度皆有
餘分非若兩漢之時其餘分或屬于箕或屬于斗也前于書

說已述唐虞真象圖今更述小正周月月令等圖列于後以
備稽合

夏后之世小正圖



古法天之十二宮道
之十二宮道天在列星
雖有數以次移不移以
待一元之復舊復舊位
隨順不知其法其法
故其法之至先移天
前移天、唐虞周至
在星紀天與天、二星
星尖尖三三三三
至在星紀之中至春在
星之始星之終天矣

夏小正曰正月朔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鞠星未詳以昂見參見州之蓋

夫錢也天錢十星起危之三度其象圓而色黃古無錢名故謂之鞠夏曆立春在壁宿三度故室前之鞠星旦見是日之昏參在午中偏西斗魁之第一星臨于參前此時已建于午宮之二十七度去未宮止有四度北斗之象杓攜龍角魁枕參首中隔三次魁與參在午則斗杓正建寅矣古經脈法凡言見言旦者著朔氣言伏言昏者著中氣言中言正者有中氣有朔氣必以昏旦著明之凡星之出與見在辰中在午正在未伏與流在申或在酉入與納在戌凡星在日前十五度以外則見在日後十五度以內則伏此其大凡也亦有昏旦合記于一二月缺三月日者此以掉象證明換象所以定一歲之準也

參則伏

夏后之初三月中氣日在畢參星去日既近故昏時于申宮之未伏而不見也

四月昴則見初

昏南門正

昴則見三字乃三月朔氣之象簡脫于此也四月中氣日在鶉首正中昏于酉未上距未宮之中七十六

度南門二星在角宿差前右星入軫宿十一度故昏時正于未宮之前

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

五月朔氣日入鶉火之次參星去日已二十餘度故旦見于辰中氣夏至日在七星昏于戌初距午宮正中一百有七度故此

時大火之末

宿尾星居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斗杓之建月移一次正月

曰初昏斗杓正又云在上者正月中氣昏于酉初六月中氣昏

于酉末昏之時刻不同故斗杓之建亦應未入申猶在西方之

上此示人以昏杓

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

織女三星廣九度夏

之法不可專執也

漢案戶

此以天統夜半之象證明人

猶唐虞之用建商周之用斗矣其星起斗之五度在艮維之西

初七十九度有奇故織女

此句文有脫衍

入于未宮其兩距東向

斗柄縣在下則旦

此句文有脫衍

漢皆不正惟夜中子半漢如斗柄縣在下則旦

曲几環向正北故曰漢案戶

此句文有脫衍

乃此上脫文故一行大衍縣曰失傳也蓋七月朔氣日在巽維

旦于卯初距午宮正中九十八度有奇故參星居中斗柄在下

此與正月朔氣同象者此即夏后以立秋之

象證明立春所以宣示農民使之取審也

八月辰則伏

辰者

尾也八月朔氣日在大火之

參中則旦

此簡錯也八月朔氣日

次中故尾與房心並伏申酉

參中則旦

此簡錯也八月朔氣日

百二十餘度九月丙火九月朔氣日在尾火星入主夫出火此

參何能旦中九月丙火九月朔氣日在尾火星入主夫出火此

月之文脫于此也左傳火出于辰繫于日九月中氣日在箕昏時房心尾皆繫在日

夏爲三月因火出故出火也

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南門見三字乃八月朔氣誤係此月初昏下織女句乃十一月朔氣誤脫于此

十一月缺十二月缺

左傳引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竹書紀年曰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一行大衍麻郭守敬授時麻推得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朔日庚戌日食房二度又國語引夏之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始見期于司里又大衍麻引夏麻云立春在東壁三度據此是夏時大火之次房星居中而偏北九月之朔食猶在八月中氣內故日在房二立春在壁三乃夏后不降時之天象夏初在壁八也夏時室宿之度濶而偏西不止十六

度故三代相傳皆以室中興役

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夏以其始見周以

其盡見也堯初危室壁三宿當亥宮至夏初應差三度以夏厯

及班志星度考之則壁入于西宮二度罰星已全入南宮故夏

初并罰于參以觜觿爲參前之宿以參九度推之是立夏在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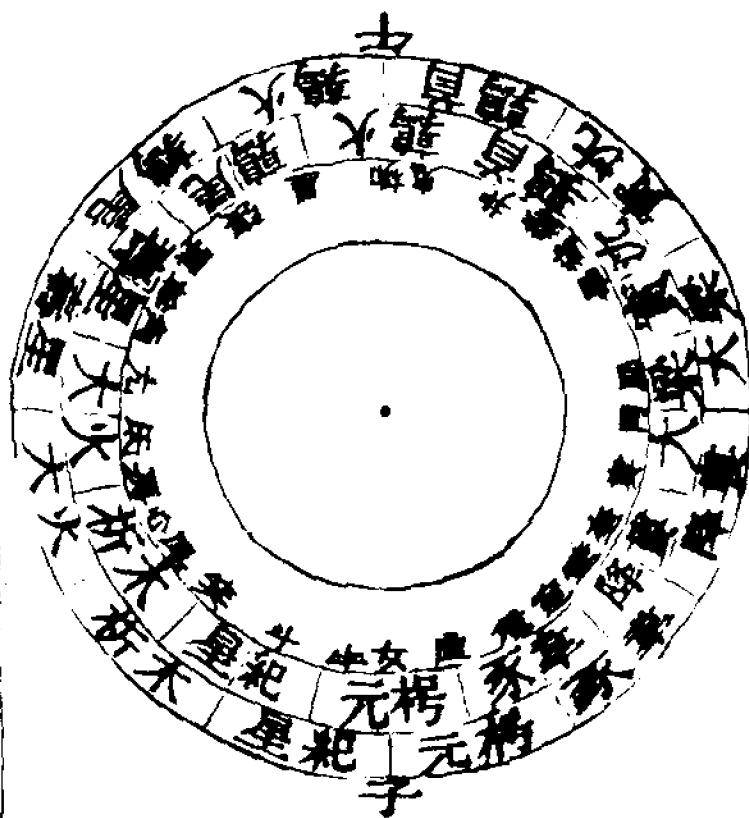
之七度矣夏厯雖難盡信

劉向宋忠杜預祖冲之及詩書正義皆云六厯是後人依託黃帝厯有四

法餘皆二術唯殷厯一術冲之又謂夏厯七曜西行晉書及左傳釋例又有真夏厯真周厯本于宋仲子實亦依託者而

此言與古法符合蓋夏初之命宿分度較唐虞有不同也

殷商之世天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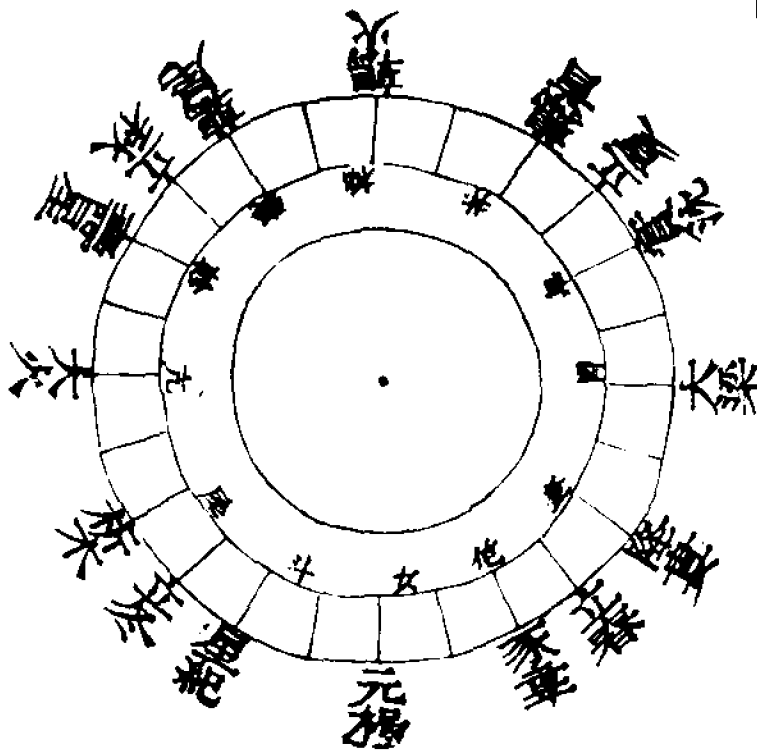
車三次乃會樂土三
格而後長之新法出
想此可以補歷之缺
今大西法謂是在星
之次首是較長星之
下移一次矣

商周以前古法謂冬至在元枵次中兩漢以後新法謂冬至在
元枵次首晉書載賈直周易說元枵之次起女宿八度後漢書

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謂元枵之次起女宿八度陳卓與皇甫氏同唐書大衍厯謂元枵之次起女宿五度以歲差之法推之蓋皆殷商之天象流傳于後世者也據竹書長厯班劉星度商王仲壬二年後冬至在女九雍巳七年後在女八太戊五十七年後在女七祖乙十六後在女六盤庚二十一年後在女五武丁四十一年後在女四馮辛元年後在女三帝乙三年至周武王十四年在女二漢時古厯惟顓頊厯殷厯頗行于世故費陳皇甫一行之說皆與殷之厯象符合劉向五紀論亦載殷厯之氣朔焉鄭康成謂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厯然則國語所記之五位漢書所紀之星度皆成湯監于夏之瑞厯更用十一月中

氣爲元星名星度亦多變革也夏曆以十二節爲損益之中

西 周 天 象 圖



周書曰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

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

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此卽周初之天象也古法冬至晝得四

十一刻半昏時日去中星止七十六度

每日百刻每刻日附天西行二度四百分度之

二百六十一
詳見書說

今云昴畢見者蓋武王十二年歲在辛卯卽天子

位十三年壬辰十一月甲申朔日在牽牛之初越十一日甲午

冬至日在女之二度盡周公于是年長至既過之後驗知此月

之朔氣中氣乃作此篇故書曰既南至既者盡也已然之辭也

盡此冬至之氣乃月之二十六日小寒也故云陰降慘于萬物

是日日在虛之五度定昏在酉宮之十二度距午中八十八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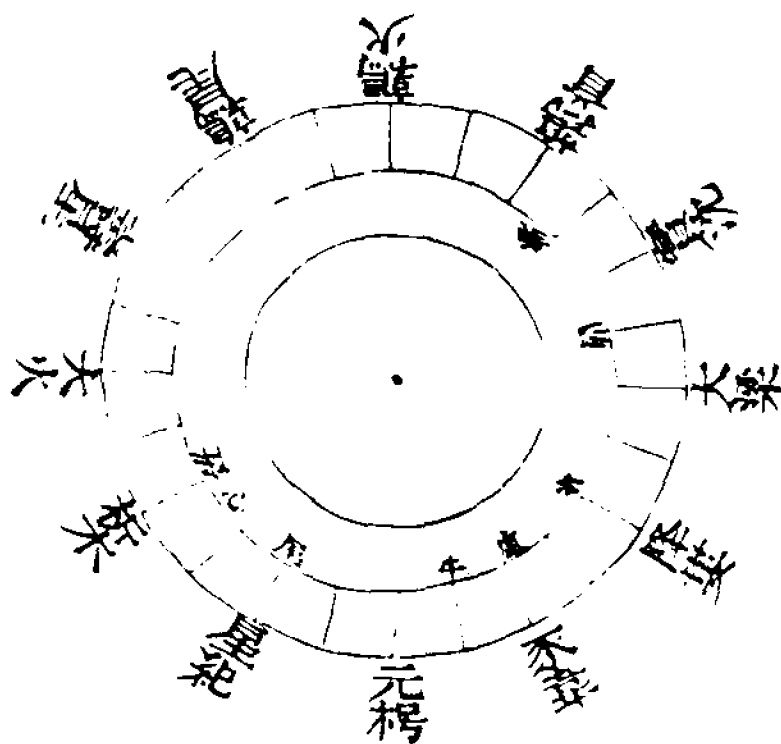
故昴宿得盡在午宮也商周以後始有日入二商爲昏之說較

古法遲三刻日行十二度弱故書以昏與始昏別之下云是月
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所謂始昏卽是古法此二句乃追記月之
朔氣也朔氣在上月之廿六日仲冬朔氣昏杓建于子末自此
至中氣昏杓之建皆在子末也惟其是追記朔氣故云陽氣虧
大雪節純陰用事故云然至
冬至則微陽復生于下矣惟其是在上月故下始云日月俱

起于牽牛之初蓋是歲仲冬合朔在牽牛初也于冬至後追記
朔氣合朔之天象故其上更加是月二字所以著此下所記是
朔氣及合朔之象非是冬至之日有此象也兩漢言脉者未明
歲差之理斗杓之象誤解書義故執牽牛爲冬至常星謂昏杓
必月移一次蔡邕知周初冬至在女宿二度故月合章句謂元

楊之次起此然謂禮記月令卽是周公之書此亦誤耳

東周天象圖



東周之初冬至在
牛四春分在婁七
夏至在鬼二秋分
在亢三以此順推
餘可悉證

自陶唐而虞夏而商周星度星名變易者再其法亦日加詳密

焉堯典詳四仲之昏星舜始在璿機玉衡辨斗建以昭人統夏
小正又逐月徵驗詳記星之昏旦伏見中正更參以節氣物候
人事典禮作夏時夏曆以正建于孟春湯作殷曆改用冬至爲
元首星名星度皆更訂之傳周秦漢魏因而不革周公作周月
時訓月令三篇詳記七十二候以配月之朔氣中氣又于冬至
之月記朔氣之斗建合朔之宿星並記夜半斗綱之建指每月
昏旦之中星以垂三統東周以後疇人分散史臣論曆始言日
之所在以著其日辰此可謂詳密者矣小正月令記斗建及昏
旦中星乃古時天正人
正之遺法淮南子誤以构建爲每月之定象呂覽誤以日在爲
一月之大綱殊誤昏旦有早晚豈能均齊列宿度多者紀一月
則有餘度少者紀一候尙不足豈可以統一月且古法以昏星
紀中氣以旦星紀朔氣紀昏旦之星則日之所在自見又何庸

以不齊之构建星度紀
三十餘日之月氣乎

今考商周之象較唐虞夏后雖殊而天

之十二次下配地之十二宮不異也星度雖有差移而房東張

南昴西虛北未易也取驗于正經之文則差數可觀參考于古

先之法則厯數可知東周之始較夏啟時差二十一度較成周

時差五度夏啟時大火之次中于房豕韋之次終于壁春秋時

則尾入星紀牛中元枵虛入豕韋室界戊亥故左傳謂僖公五

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十二月丙子朔旦日在尾月在策

丙子距辛亥南至三百二十六日是此丙子朔乃立冬之四日

也下距明年正月丙辰

日十一

冬至止四十一日是春秋冬至在

牛有明徵矣

此丙子朔日在星紀之四度尾宿之末度下歷箕
之十一度斗之二十六度是冬至在牛三度也

後昭公三十年閏五月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傳亦謂

日月在辰尾此距僖公五年又一百四十餘歲于法更應差二

度此日食下距立冬四日

應十二月四日甲寅立冬

合在析本之二十八度

尾宿之十度以此推驗凡左傳所謂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

而嘗閉蟄而烝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

日至而畢暨襄公三十年傳云秋七月降婁中而旦昭公十五

年傳云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十八年傳

云夏五月火始昏見又三年傳云火中寒暑乃退四年傳云古

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皆與差數符合蓋以夏

時言之蟄蟲啟于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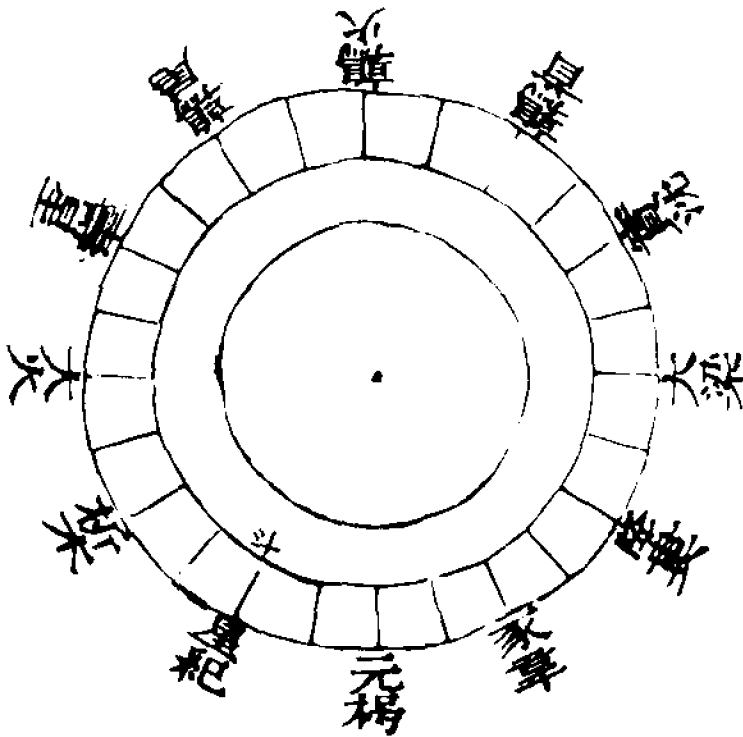
郊祭

閉于孟冬角亢氏皆龍也昏中于

孟夏日見于季秋火謂房心尾也季春之中氣昏出東南季夏之中氣昏尾在午孟冬之朔氣旦見東南季冬之中氣旦尾在午水者營室也十月中氣營室正在未中因室宿已入于降婁也降婁之次起于室故仲夏之朔氣降婁中而旦惟北陸二句是古時虞夏之制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虞夏之時冬至日在虛此後乃可藏冰夏小正云三月昴則見卽所謂西陸朝覲也周官凌人云夏頒冰卽所謂畢賦矣中春之月昴不得朝見東周以後昴愈南移入于實沈之次三月之朔氣日正在昴更何由朝覲乎服虔杜預解此多誤緯書又謂古厓日月五星俱起于牽牛之初劉歆三統厓用之此誤以周昭王後及春秋

時之天象爲冬至常星皆未辨歲差之故且左傳惟龍見而雩
誤中作見火始昏見亦誤出爲見耳

贏秦以後天象圖



秦初冬至在斗之
二十二春分在奎
十六夏至在井二
十七秋分在角六
餘亦以此順推

此周末戰國及嬴秦之天象也。自周之元王冬至之日已入斗之二十六度後，終秦之世又差四度，冬至在斗之二十一。由是而漢魏晉宋齊梁陳周隋唐及北宋徽宗以前，冬至皆在斗宿。緣斗有二十六度也。後之言厓者，見述遙千數百年冬至皆在斗，故公孫卿司馬遷等厓議謂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唐之王孝通李淳風亦以斗宿爲冬至常星，此皆誤以當世之象上誣古厓。亦因禮記月令篇謂仲冬之月日在斗，有以成其誤也。

太初元年丁丑之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歲次辛巳非甲寅冬至應在壁宿非建星此與遂遷等

之誤漢志又以武帝太初元年爲甲寅此劉歆三統厓及班固之誤

而其實于當世之象亦皆未

觀其真無論往古據天象建星在斗之四度至七度凡六星季
淳風以爲在斗之十三也據差法漢武帝時冬至在斗之二十
唐中宗後冬至皆在建不得據已在建唐尙在斗之十三也

金革無辟注疏說誤

老子謂三年之喪金革無辟魯公伯禽有爲爲之鄭注謂費誓
時事疏云此時周公猶存疑是母喪案母喪之說于經傳無徵
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周公薨十三年王會齊侯魯侯伐戎夏
六月魯始吉禘于周公之廟是伐戎之役魯公有父喪未禘非
費誓時有母喪也

祭服考

服也者禮之大端也周之制禮此尤加嚴以九命等之曰衣服
祗其命數以九儀輔之曰再命受服鄭氏三禮注言服多誤而
祭服尤甚如謂希冕三章元冕一章與周官經文顯相刺謬謂
弁而祭于已是孤卿之禮改玉藻之元端爲元冕謂諸侯祭其
祖皆用一章之服少牢饋食篇元冠朝服謂是諸侯之卿大夫
又謂天子之服止九章而魯用十二章此皆誤也考天子諸侯
之祭服莫詳于司服及玉藻玉藻謂龍卷以祭此兼司服之大
裘衮冕二者而言祀上帝五帝則龍衮十二章設日月以象天
享先王則龍衮九章不續二辰山火也

詳上周禮說

元端者元冕端

衣也卽樂記之端冕矣古者五冕之色皆元

服六而冕五者祀上帝享先王服異

而冕其衣裳之制皆不削不殺故謂之端侈袂乃喪服內服外同也之朝祭無此制也此元端二字兼司服之鷩冕毳冕希冕元冕四等故下以皮弁接言之元端而居之元端與此實異此謂元冕元端之純衣也彼謂元冠緇布之端衣也此之謂端冕彼所謂端委也鄭改此元端爲元冕殊誤卽如朝日之禮周官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又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曰天子乘龍馭大旂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國語曰天子以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虞注以大采爲衮纁少采爲黼衣夫實柴之禮止遜于禋祀上帝王者以父事天兄日而姊月今玉藻次其儀于龍衮之後則朝日用鷩冕夕月用毳冕可

知鷩象鵠火雩象參罰日陽而月陰亦各從其類之義惟聽朔
之服或用元冕三章較每日視朝之服加一等耳若改元端爲
元冕豈實柴之禮反不逮血祭狸沈而竟等于醢辜之小祀乎
下曰諸侯元端以祭其說亦然此與下裨冕句互文見義實皆
統五冕言之故下卽接以皮弁荀子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冕卿大夫裨冕則裨冕兼希元在內
可知此祭字兼助祭自祭二者而言助祭于公則其服視君不得
者服其上服自祭之服禮無明文以上下之禮推之天子享先
王則袞冠享先公則鷩冕此各視先王先公之服降一等也大
夫弁而祭于已士冠而祭于已此各視祭于公之服降一等也
以此稽合則上公祀其先王先公應服袞鷩與王之禮同王之

三公及侯伯祀其先應用魯王之孤卿及子男祀其先應用希
王之大夫公之孤祀其先始用元冕三命再命者祀其先用爵
弁一命不命者祀其先用元端此皆降一等之說也魯惟受賜
于周得以禘禮祀周公而及于文王故明堂位曰君袞冕立于
阼此上公之禮也惟王者之後稱上公得以袞冕祀其先王非
此雖九命作伯止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驚冕以祀其先公不得
祀先王也魯非三恪而袞冕以祀文王故夫子曰此成王過賜
而伯禽受之非也非者非其僭上公非非其僭王祀也則自祭
之服皆降命服一等明矣少牢饋食此士大夫受一命者之禮
也

王之下士公侯伯之上
王子男之大夫皆一命

特性饋食此士不受命者之禮也

公侯

伯之下士及子男之士皆不命故皆元冠朝服

內之祭服當依三禮經文分其差等鄭氏之注不足據也蓋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周官之三翟三衣以九等之命服差之則祿衣當袞揄翟當驚冕闕翟當毳冕鞠衣當希冕禮衣當元冕祿衣當爵弁是皆謂之稅衣稅卽幌人凍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之浼所謂純衣絲衣也鄭注專以稅衣爲緣衣非是稅衣之外有宵衣一名錫衣綃謂之宵綃謂之錫此以布爲之色立而侈其袂加綃領焉當外之元端朝服大射儀云用冪錫若綌注云錫細布也說文云錫細布也此七者王后及上公之夫人皆服之禮云王后祿衣又曰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祿立于東房是也三夫人及三公侯伯之夫人揄狄以

下禮云夫人稅衣揄狄是也九嬪及王朝孤卿子男之夫人屈

狄以下禮云君命屈狄再命褱衣是也虞辨大戴禮記注解此云其夫為君則命其妻

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為上公夫人乃褱衣鄭注改褱衣為鞠衣非是蓋此二句猶之三公一命衮也其語義實同鞠衣乃四

命之上服安得謂之再命世婦及王朝大夫上公孤卿之妻鞠衣以下女御

及凡三命再命者之妻皆褱衣以下唯大夫之一命者其妻亦

褱衣士之一命及不命者妻皆祿衣周官內司服云辨內外命

婦之鞠衣展衣祿衣素沙玉藻云惟世婦命于奠薦其他則皆

從男子又曰一命褱衣士祿衣喪大記曰大夫以元纁謂元衣纁裳即

元冕服也世婦以褱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蓋周官所云外命婦

謂外侯之臣妻也司服止詳外侯之臣服故內司服亦止詳外

侯臣妻之服所云內命婦謂世婦以下也九嬪以上及五等諸侯之妻服崇三翟其爵已尊有君道焉非下之所得辨也惟三衣之服全乎臣道各有等差又惟世婦以下命于奠繭始加上服故辨服自鞠衣始其他卽謂外侯之臣妻也玉藻此二句實與周官辨服之文互相佐證一命褱衣者所以申子男之臣不使與庶士同服因其從政而特申之故其妻皆曰世婦喪記曰世婦以褱衣此之謂矣

一命者太應祿衣因其從政故特申之使與侯伯之大夫等

祭服則

王后及上公之夫人祭其先王皆褱衣祭其先公則揄翟祭羣小祀屈狄諸侯之夫人祭其先公各服其上服王臣之妻及諸侯之臣妻助其君祭于廟皆服其上服自祭其先則裋服降一

一等小牢饋食謂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特牲饋食謂主人冠端元主婦纁笄宵衣此二者皆冠而祭于已乃一命及不命者之祭禮也鄭康成以此爲諸侯之卿大夫之禮此不如盧辨大戴禮注之說

案內服皆袍制衣裳相連不異色三翟謂之象服首服皆被副玉衡玉璫各有等統亦如之履用舄鞠衣展衣首被編祿衣被次宵衣纁笄履用屨皆有大帶鞶帶鞶以絲飾以鑑自世婦以上衣皆黼領凡嫁者皆服其上服有娶衣祿衣以上皆用絲故曰純衣稅衣宵衣用布故曰錫衣各異色毛公詩傳謂翟者以羽飾衣展衣以丹黻周官鄭注謂翟是刻繒畫

之而綴于衣唯闕狄不畫其色則禕元掄青闕黑鞠黃展白
祿黑孫毓異同評推毛公之義謂禕赤掄青闕黑鞠黃展赤
祿黑蓋惟禕展二服其說不同其餘亦無異也崔靈恩三禮
義宗謂三翟之雉數惟王后十二餘各視其夫之命數陳氏
禮書云三翟皆畫于衣也

周公踐阼解

古人有一言一字可以釋羣疑熄邪說定千百年之聚訟而使
我生以前古聖未明之情勢皆昭然目前如繪如話者賈子之
纂九河荀子之屏成王是也夫九河自齊闕八流失其故道漢
唐以降言者或殊許商謂徒駭最北禹津最南左傳疏謂徒駭

最西以次而東一說絕不相入此因言未明晰故易以滋惑耳
按河自大陸北分爲九始分之後徒駭北流兩津東流將同爲
逆河則徒駭東流兩津北流九河之形如合張弓唯胡蘇等河
畧如弓弦直向東北流耳故最北最東言其下流最南最西言
其上流也登高山望之斯鬢之象著矣宋人傳九河圖或如麋
角路史此最可笑然河失其故不過考古未精周公踐阼之說誤
乃啟新莽之禍此豈可以不辨者昔武王之崩成王年已十三
公羊疏引右尚書說如此鄭康成則襁負懷抱之說皆無足論
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非是
古禮君薨聽于冢宰三年所謂聽者此三年之政皆宰臣聽之
禪祭釋服後君始自聽政而冢宰贊之也武王之崩成王周公

止是遵行古道何嘗命公假爲天子爲此說者因成王威風雷
之變喻周公之忠雖已三年仍使攝政且古制三公孤卿位在
中庭升堂對命皆由西階今公之攝政不立于槐棘之位隨王
踐阼階負辰而立于王後以代王出命故禮曰周公踐阼荀
子曰屏成王也公多攝政四年者時武庚之亂未靖奄徐之黨
未平多方多士之心未喻公不得不承受主命以終成文武之
德此實聖人處變之權有周公之志則可無周公之志則篡也
自周末陋儒改周書明堂篇爲周公踐天子之位王莽欲傾覆
漢祚國師等又作僞嘉禾逸文有假王莅政之說鄭君信之其
禮注乃曰周公攝王位治天下明堂位注且以天子爲周公繆

矣觀荀子屏成王之說可知公之踐阼仍是贊君聽治猶燕體微俎膳宰亦降自阼階益代其君以出言猶代其君以行禮也此踐阼之義也鄭君發墨守云公是攝政非攝位禮注乃自戾其說正義不引此文匡正之反謂令成王且在學公自踐阼何紕繆乃爾

章服之等

禮運之六章十二衣禮器之龍衮黼黻注疏多誤解六章者人臣之服五章加以天子之章爲六十二衣者自十二章至一章衣凡十等加以庶士之元冠服庶人之緇布衣爲十二此皆據上服言臣下之上服卽君長之禕衣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故

曰旋相爲質質猶本也言以上之裨服爲下之本服也天子龍
裘四句此舉其同而異者爲言上公方伯雖亦龍裘不若天子
之裘備十二章侯伯子男雖亦黼領黼裳不若上公方伯裳得
繡黼四命之大夫雖亦黻衣不若六命之卿及侯伯子男之入
爲上大夫下大夫者裳得繡黻不命之士雖亦元衣纁衽不若
一命再命三命之士其裳有一章二章三章也下云天子之冕
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卽此之天
子諸侯大夫士也于諸侯大夫士皆舉其尊而受命多者言故
龍衮黼黻元衣纁裳亦據其尊而章采多者稱之此所謂以文
爲貴也鄭注謂朱綠藻是夏殷之禮亦非是天子五采藻加朱

綠公侯以下三采無朱綠猶之天子之正五采諸侯三采去元黃土止朱綠也蓋以爲射的則去尊色冕尊物也故去東南之色東南陽也公侯以下皆臣故用陰順之色春秋繁露謂夏之首服藻黑商之首服藻白據此則周人尙赤以木德王朱綠爲周之冕藻尤無可疑

伊耆氏非帝堯

注以伊耆氏爲古天子號皇疏謂是神農一代之通稱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孔疏從之此正解也陳氏集注從釋文帝堯之說非是案堯爲祁姓見左氏春秋傳其母陳豐氏之女國于伊慶姓神農氏之裔也見王氏潛夫論緯書誤以堯母之國

稱堯漢人帝堯碑及靈臺碑用之又因堯爲祁姓世誤稱之曰
伊祁卽以此伊耆氏當之其實誤也考陶唐之裔在周爲唐杜
氏杜伯之子奔晉後爲范氏欒桓子及董叔娶焉故左傳晉文
之妃有杜祁欒廡之妻曰欒祁董叔之妻曰董祁此皆堯爲祁
姓之證也世本大戴禮以堯之母家爲陳豐氏潛夫論氏姓篇
謂伊乃慶姓之國堯母慶都乃炎帝之裔女緯書附會此說謂
堯母之父名伊長孺蓋慶卽姜之轉聲因其國于伊上世守伊
耆之祀故又以國爲氏也

明堂位之誤

明堂位一篇在記中最駁此蓋周末陋儒取周書明堂篇改竄

移易增演而爲之者昔殷紂亂天下至朝諸侯于明堂此本書
之第一節記明堂位之禮所由起也今移置于後將成王嗣數
句刪去嗣字易未能二字爲周公又制周公攝政四字弭亂二
字易尹爲治遂若周公集令成王在學自爲假王而踐位者此
其謬一矣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至此周公明堂之位
也此本書之第二節記周公所制明堂位之禮也今將此文移
置于前更增昔者周公四字遂若朝諸侯者果係周公而非成
王致啟鄭注之誤此其謬二矣明堂也者至七年致政手成王
此本書之第三節申明公制此禮後卽以是年頒制度于天下
明年遂致政于成王不復攝政也今將首二句移在昔殷紂之

上將制禮作樂數句移在本書第一將之下又將既克紂六年
 而武王崩一句刪去前數字遂使劉歆三統歷謂武王克殷十
 年而後崩鄭君尙書注謂武王克商後五年卽崩凡此皆明堂
 位一篇實啟之此其謬三矣賈子保傳篇引古明堂之位百六
 十七字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八十一字此本書之第四節附
 記明堂之制傳之以告後世者今皆刪去而以魯人僭竊之禮
 連篇累記誇以爲榮且卒之云是故魯王禮也君臣未嘗相弑
 禮樂未嘗相變似幽懿隱閔皆得考終八佾歌雍果爲臣禮者
 此其謬四矣取周書禮記賈子御覽等文對勘自見周書曰周公攝政尹
天下定公四年左傳用其說禮記改尹字作
治亦可以相證近本乃說尹作君殊謬誤

樂記說

投殷之後于宋此河間獻王集樂記時誤以武庚之殷爲宋也
注謂武王時已封微子非是使之行商客而復其位此句分承
上三句客卽徐生善爲客之客夏后氏貯禮書之處曰客臺桀
時始傾毀商客卽殷禮也使之行商客五字專承投殷一句謂
使武庚仍行殷禮客之而不臣也復其位三字承比于箕子二
句蓋紂誅比干囚箕子必奪其爵位今皆復之也鄭君及陳氏
注並誤或據左傳封伯荀子成相之說謂微子于武王時已封
特未爲公耳此不然也微子去之遜于荒野豈有武王來伐未
及下車卽拜迎馬首者後許男面縛銜璧與覲以見楚子左傳

謂武王克殷微子如是此封伯以權詞存許非有實事史記因此又誤合史疵之抱持樂器鄭襄之肉袒牽羊皆以之誣微子此梅書孔傳所以謂微子去之是奔周也書序正義曰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銜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乎予謂豈唯史遷誤左氏亦難信微子既遜于野已閱二年周師之入何爲突如其來且面縛與觀獨任此亡國之咎若謂欲王存殷祀此尤童穉之見自古興王未聞有斬絕前朝之祀者何武王獨見疑于微子是故史遷荀卿之誤實左氏啟之謂此爲封伯之權詞則可謂此果是微子之事則浮誇之譏信有難免蓋微子去紂之後見武王克商祿父建國此時罔爲臣僕之思與少師無異

無何武庚不靖紂奔東征箕子已能任得邦場記欽絕于中土
于是前此明農沒世之心始幡然而受上公之命也史記本紀
世家皆謂武庚誅後微子始封誓序之言固自不謬

夾振駟伐六句皆申明再成之象語意逆捲而上分進在駟伐
前久待又在分進前也○建纛之說與頌詩載輯于戈載纛弓
矢逸書成王二年再作師旅臨衝征殷之說皆合纛卽畢比之
畢以虎皮包物之名也

墨子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蓋誦者記其
文歌者習其音弦者明其律舞者合其節而詩則皆此三百篇
也史謂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存三百非是師乙於風雅頌之

外繼以齊卽齊風雞鳴等詩也因其音節有合于古故取之予
夏對文侯以齊宋之音與鄭衛同譏此則齊宋所制之新聲非
商頌齊風之詩矣呂氏春秋移樂曰宋之衰也作爲千鐘御覽引作
十齊之衰也作爲大呂卽戰國策云大呂陳于元英者晏子春秋謂齊景公作泰呂

祭法之誤

祭法出于國語乃秦漢人增演改竄者語謂郊禘宗舜言夏封
商均後客之而不臣使用其先代之禮樂故有此文作祭法者
疑虞舜未嘗傳子宗舜之文不合故易之爲郊饗宗堯原以爲
人後者爲其子之說似亦不誤或舜在之時禮果如是但氏者
後世之稱舜得稱有虞氏禹不得稱夏后氏緣虞之封在舜前

夏之封在禹身也若必謂有虞氏卽大舜豈夏之宗禹卽禹自
宗歟以此推按可知宗堯之文實係後人改易至秦折秦昭王
宮夜明等號去祧爲壇去壇爲墀等文以及秦厲公厲族厲等
說於經傳無所徵不知何所據而爲此考古制圖邱祭天在南
郊方邱祭地在北郊大采朝日于東門之外少采夕月于西門
之外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此經傳之可知者殷人尙質周人尙
文祭典之稱名至周大備使果有此何以周官儀禮之書一無
言及且周公爲三壇同墀所禱者曾祖祖父與此文絕不合周
官有司命之祭本是星名絕非人間小鬼厲之名雖見于正經
未聞列于祀典先王之禮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見于

雩祭等祭而亦無厲名諸經止言五祀而亦無七目厲與司命
其爲秦漢以後之禮無疑也經傳中准左氏好言鬼自彭生既
齊伯有崇鄭後墨子作明鬼篇記杜伯等事秦人祀杜伯爲杜
主于杜毫立五祠而雍亦祀焉陳寶郎時八神而外又有九臣
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號稱杜伯爲周右將軍言在秦中爲
小鬼之最神者漢初有趙王如意之祟亦立七巫祠其秦巫祀
杜主巫保族彙之屬荆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此厲與
司命之所由來矣

三代皆有河患

三代皆有河患而或曰夏獨無此不然也具勸其官而水死其

者夏諸侯之入爲王官者也汲冢古文曰少康十一年使商侯
冥治河十八年自夏邑遷于原帝杼五年自原遷于老邱十三
年商侯冥死于河至帝芒卽位始以元圭賓于河則夏之有河
患明矣商自成湯居亳後乃遷紂遷相遷耿遷庇遷奄遷殷大
抵皆因于此特古籍殘缺不能盡指其處所耳禹貢曰導汎水
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曰滎波既豬周官
職方氏豫州之川曰滎洛是禹之時滎止爲澤商周之際滎已
決爲川矣禹貢曰雷夏既澤灘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灘
灘與灘連沮與灘離古今字也是禹之時沮出陳留東北會灘
灘首受河東流會沮同逕雷澤入于濟也夏以後沮乃合泗入

淮惟離由雷夏入濟故職方氏兗州之浸有盧維鄭注云卽雷
雍也西周以後離又堙塞別有濮水受河于酸棗東流入濟此
夏商以來河道變遷之大概也周居豐鎬去河稍遠穆王時徐
偃掘濇水溝通陳蔡潢池而汝潁之間有捷徑焉東遷後齊桓
公填闕八流而九河之故道漸失至定王五年河遂徙吳夫差
爲黃池之會溝通商魯又城邳溝而通之于是沂與濟江與淮
又有捷徑矣梁惠王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
于是鴻溝旣鑿濟坂乃上承河流下通睢過沙潁汝泗江淮而
四瀆乃皆可舟達矣梁惠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
外于是黎陽宿胥之患日啟而大河乃漸以南注矣說者謂鴻

溝之鑿始于禹河之南注始于漢此實不然史記河渠書叙禹之導水卒之曰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史公包舉三代之事括而言之非專言夏也蓋曹衛之通河由于濟濮宋鄭之通河由于汜渠陳蔡之通河由于汝潁鴻溝也

中庸

目錄以中庸爲子思作本于史記漢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皆不傳孔叢子謂子思年十六困于宋作中庸四十九篇此偽說也考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

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又
經傳皆謂子思與魯穆公同時據魯世家及年表哀公十六年
至穆公元年已七十二年未審子思何由逮事穆公也反復求
之蓋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當是一句子思之壽當
有九十餘故得事穆公史遷誤以六十二爲子思之年也孔叢
子本偽書不足信朱子謂是東漢人所作子嘗考之乃王肅梅
賾等偽撰其言與偽家語書傳多相應非東漢人文字

諸書皆謂子思得受教于聖人後乃仕于魯穆公而史記世家
謂子思年六十二其言不合考伯魚卒于魯哀公十一年孔子
卒于十六年子思既得受教于其祖當生于定公之世定公卒

哀公立二十七年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始及穆
公哀公元年至穆公元年已八十六歲則子思之壽可知況生
不在哀公之世仕未必卽穆公元年是子思之壽幾百歲矣漢
書藝文志趙岐孟子注應劭風俗通及偽書孔叢子謂孟子親
受業于子思此則必不相及之勢孟子自謂去孔子百餘歲于
思又得受業于孔子卽使孟子尙幼相去亦隔數十年孟子安
得及見子思孟子列傳謂受業于子思之門人此說爲確

子孫保之

或問舜之子孫夏有商均殷有虞遂周有閼父其支庶可得備
聞否曰少康時有虞思爲上公後有箕伯直柄湯之置德于遂

遂亦虞之分封也故曰虞遂後有伯戲闕父胡公此皆人之顯
著者虞至商末猶存遂至齊桓始滅陳于周敬王二十四年楚
滅之此三代之正封也至若庶子八人喜爲歌舞季釐之國是
曰有緡此支庶之在夏者也東郡有衛公國爲姚姓見漢書潁水
有鄒侯國亦舜後見水經此支庶之在商者也邽戎滅于秦武而
圭嬀爲鄭穆之妃臚子滅于楚人而荆嬀爲楚王之后且虞之
亡也以會稽封其族屬此王姚之所以亂周陳之滅也命敬仲
之裔爲侯此田和之所以并齊此則支庶之在周者也

尊德性節

大哉聖人之道五節正義并爲三節朱子另爲一章於尊德性

節分存心致知而以首句爲綱領下四句皆分應之語極詳洽而竊有疑焉在漢初中庸列于禮家實是禮書觀夫子告顏子爲仁之說則禮卽聖道不得以爲道之一端首節言聖人之禮小無或遺大無不格此是虛說優優大哉三句是言制禮之實有三百三千彌綸布濩無不周徧所謂敷政優優是也然能行此禮于天下者必須至德之人方能行之至德卽爲仁之禮已裕于已者至道卽三百三千見于政治者得之爲德行之爲道此皆從禮字分出是二是一有體用先後而無差別者也蓋禮卽理也天理是也後人以禮爲天理之一端此專以儀文品節爲禮非禮之經義也尊德性一節卽君子求爲至德以凝至道

之事前四句是復禮之目當與論語四勿節參證末句是總承四句繳到禮字謂敦此至德以凝至道也崇字與上行字凝字正相呼應○前四句皆復禮之目又當以首句爲綱致廣大二句是法地法天申明首句溫故知新是又承上二句有行健不息得主有常之義觀末句以字其爲繳明上義可知

大學

大學卽周官之傳不惟師氏保氏之詔王媿諫王惡是明德凡王之飲食衣服語言動作無不設之官而立之法不惟司徒司樂之分職設教是新民凡六典之設皆以爲民極也明德之功始於格物致知故服食言動無微不謹新民之極在于用人理

財以平天下故象宰建六典以八法八則八柄用人以九職九
賦九貢理財大學一篇實卽周官之本義○大學與堯典禹貢
論語中庸道理無不通貫聖功王道本無區分惟時與位若爲
限制耳明德卽俊德至德祇台德先之謂也新民卽至道格被
不距朕行之謂也格物致知卽道問學所謂博以文也誠意正
心卽尊德性所謂約以禮也博文約禮卽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爲邦之大本也聖功王道無不約歸于禮禮豈惟儀文品節而
已哉

鄭君謂大學之功誠意爲始故下不申明格物致知之義晉唐
以後從之程子謂大學之功始於格物致知朱子用其說而補

爲傳元明以來從之予謂格物致知誠意篇首雖分先后此先后字却不可太泥隨格隨致隨誠是一齊用力非既格既致方去誠意也猶之齊家治國平天下非王者必侯家齊然後治其畿內必畿內悉治然後去平天下也皆推原其致力之不可缺耳觀下文言平天下必先慎德而慎德在絜矩以同好惡可知明德之要在於誠意誠意之功用在於格物致知格致卽求誠之方而誠實達道達德九經之本也鄭君謂誠意爲始是以學之主宰言程子謂始于格致是以學之功力言二者皆不可廢從注疏未免將功力抹煞從程朱未免將主宰看小

朱子補傳止將格物致知四字反覆講明無他義也聖功以漸

而幾故顏子曰循循善誘曾子之唯是識力俱到九分夫子告之遂又將此一分疑似之心證明決去非頓悟也子貢之然是已看出一二分夫子詔之遂卽以疑相質證其指歸非躐進也蓋曾子之質魯必將成而後詔之篤信而不復有疑子貢之學達於始疑而卽詔之功用可以倍進凡此皆循循善誘也補傳曰一旦豁然貫通未免混入禪學

康

康誥之康白虎通謂是采地馬融書注曰康國名在圻內宋衷世本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王肅書注從馬僞孔傳又襲用王注唯鄭氏書注以爲號謚考康叔之子王孫牟亦稱康伯是康

叔封衛之後牟父亦嘗居康故襲其名此猶杞之初封並稱樓
宋之初封並稱微也蓋周初謚法甫定猶未通行于天下則康
之非謚甚明不然命以康詰是生而賜謚康叔康伯是父子同
謚矣此豈成周之制太平寰宇記曰陽翟縣康城夏少康故邑
則馬氏圻內之說信矣

楚書

楚書之可考者有檇杙之史蚡冒之訓僕區之法雞次之典禮記
平府之故書呂覽其書皆不傳大學所引二語未詳何出鄭注以
爲楚昭王時書善人謂觀射父昭奚恤朱注則曰楚書楚語蓋
鄭君兼取國語新序朱子專從國語也考令尹子文葉公子高

誠昭王時人子敖則莊王時令尹子反於其王時已卒昭奚恤
乃宣王時之州侯此五臣者安得同時而立壇上哉新序之說
自無足取卽國語所載與大學亦不合記曰楚國無以爲寶而
語曰國之寶六金玉龜珠山林藪澤皆與焉則楚書亦非卽楚
語可知以意推之必楚人先世之書有此二語傳之子孫奉以
爲戒故王孫之答簡子昭子之對秦使皆祖其義其語之出于
何書不可詳矣